

# 清時板橋的開發與寺廟

黃克武

## 一、林成祖、廖富椿與板橋早期的開拓

在二百多年前，板橋還是一片荒蕪之地，山林之間零星的散布平埔族擺接社的山胞。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漳州賴姓至板橋開墾，是為漢人開墾板橋之始。賴氏開拓的土地在今日新埔一帶，其後陸續有漳州人至此，然而這時只是小規模的開墾，成就不大，至乾隆年間林成祖、廖富椿到板橋以後開墾的事業才全面展開。

連橫的臺灣通史記載，林成祖為福建漳州府漳浦人，世代務農，生性慷慨豪爽而有大志，雍正十二年，在友人的支持下，帶著數百圓渡海來臺，居於大甲（今臺中附近），從事開墾，由於大甲圳的開鑿，加上土地肥沃和他辛勤的耕種，稻作一歲兩熟，收入漸豐，不久即擁有一筆不小的積蓄。此時臺中地區的開墾已日趨飽和，於是成祖乃與同鄉廖富椿相約，一起至北部的擺接地方開墾，他們開墾的範圍「東至加納仔（今臺北），西至西盛（今新莊），南至麗寮，北至港仔嘴」（註一）。

開墾之初，即遭遇到接二連三的阻撓，第一個問題就是番害，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記載：「擺接附近內山野番所出沒」，自成祖、富椿來後，擺接社的平埔番極力的反抗，番漢之間時常發生激烈的衝突，開墾的事業一時陷入中止狀態。這時發生了一件傳奇性的事情，才使整個墾務為之轉機：擺接番社

之內忽然惡疾流行，許多番人因此而死，而成祖與富椿皆精於醫術，於是爲他們施藥醫治，方將惡疾消滅，番人爲感謝恩德，將田地獻給成祖，並且願意聽從他的指揮，開墾事業才得以順利展開。（註二）

克服了番害，成祖又面臨第二個考驗：即水利問題。當時擺接之地常苦旱，嚴重影響農作，若欲使農田有較好的收成，必須建立健全的灌溉系統，因此在乾隆十五年，成祖籌劃開鑿大安圳，築成一條寬二丈四尺，長十餘里的灌溉渠道，在媽祖田（今土城）建堰，引大嵙崁溪之水，經土城，頂埔，大安藔、員林、柑林埤、清水坑至四汴頭（今板橋南），在此分水爲四，二線灌溉中和的員山子、外員山、十七張、中坑、漳和，另二線則灌溉板橋從四汴頭至港仔嘴的田地（註三），從此擺接農民解決了水利方面的困擾，向成祖領墾的佃戶也愈來愈多，逐漸地，板橋的聚落沿著大安圳所經之處成一帶狀的分布。

據臺北縣志的開闢志及其它記載，我們可以了解當時開墾的歷史：

(1)街內五里（今黃石、赤松、留侯、流芳、挹秀），乾隆十五年廖富椿所闢，據記載最早在板橋西方土名崁仔腳的地方建有二、三草店，在旁邊小河「公館溝」上架一座長二丈餘，寬六尺的木板橋，以爲通往新莊之道，此橋即板橋地名的由來，（註四），照片一爲昔日崁仔腳前之公館溝。街內五里是後來板橋最繁榮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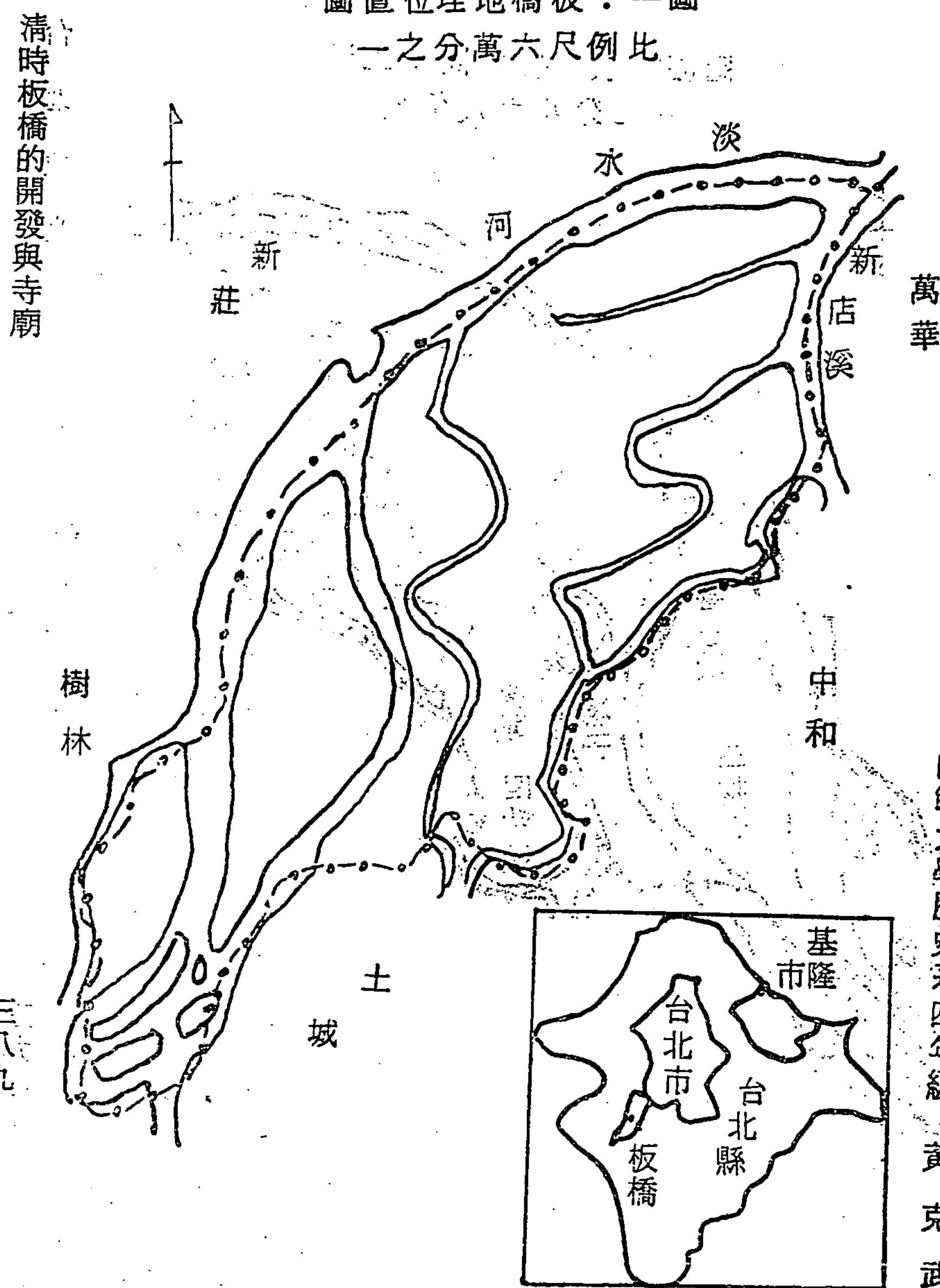
(2)社后包括今日社后、中正、國光、自強四里，以昔日居於擺接社後方而得名。乾隆年間林成祖所闢，平埔番擺接社原居於板橋街內，後爲漢人所逐而遷至此地，他們逐漸漢化而以「潘」爲其姓，今日社后仍有其後裔。

(3)深丘（今深丘、香丘二里），因此地低窪而得名，乾隆初林成祖糾佃所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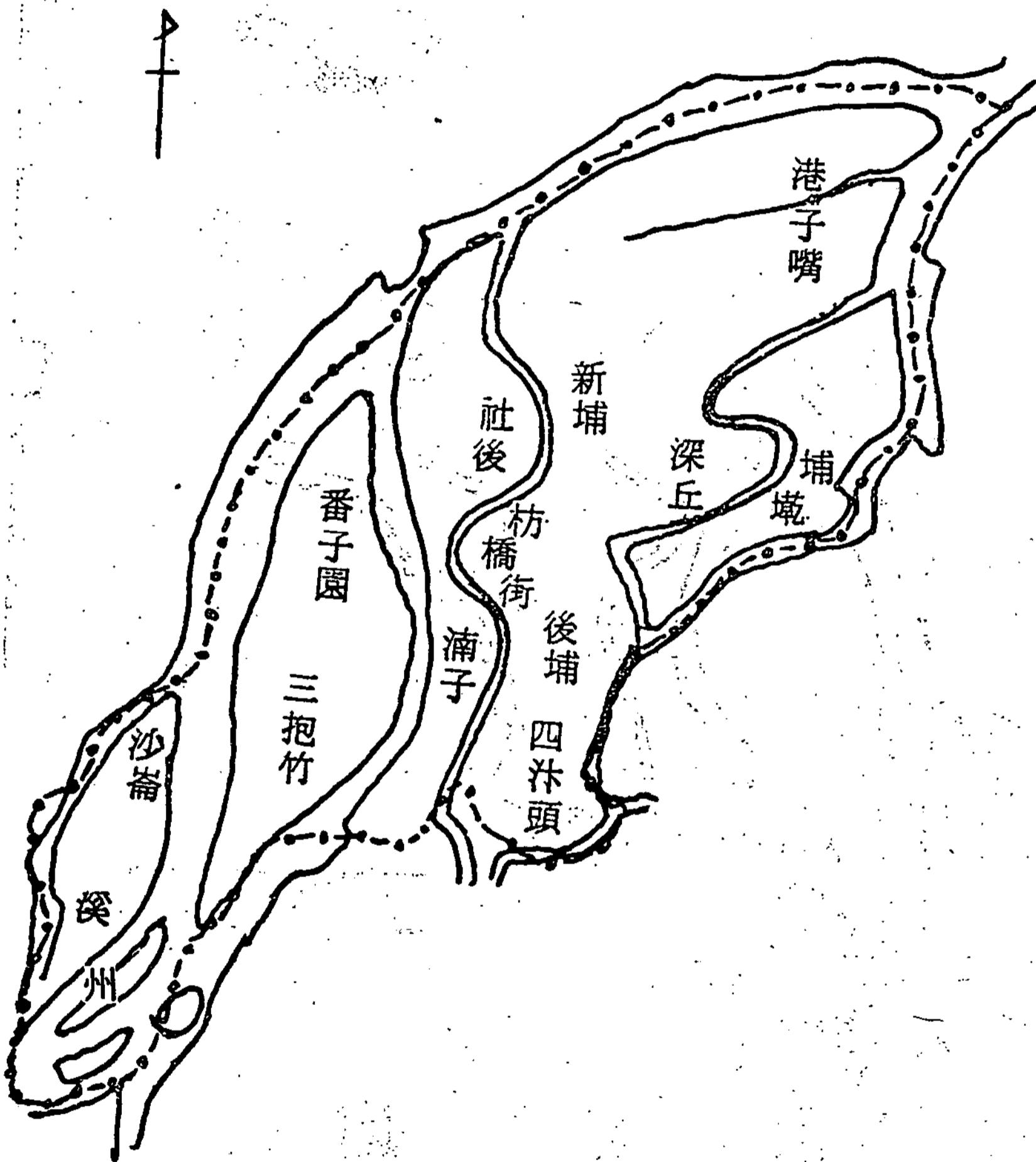
(4)新埔（今新埔、新民、公館、下深丘四里和江翠里的一部分），昔日有新埔子和坡仔墘二地，新埔子康熙六十年漳州賴氏所闢，乾隆初成祖復往墾殖，以此地爲新闢之原野，故名新埔；坡仔墘，乾隆

圖置地理地橋板：一圖

一之分萬六尺例比



圖略橋板期初墾開：二圖  
一之分萬六尺例比



初林成祖所闢，因地處池塘之測故名。

(5) 港嘴、江翠、松翠、嵐翠四里，皆因港嘴之音變或取雅麗語而得名，都屬昔日港仔嘴地區，乾隆初年林成祖所闢，因此地位於新店溪貓英港與淡水河合流處，乃取名港嘴，後漢人居住漸成村落，易名爲江子翠，而乾隆末年由新莊遷來之武勝灣社山胞所住之村落仍名港仔嘴（註五）。

(6) 鄉雲、景雲二里，皆昔日後埔莊地區，乾隆初年林成祖所闢，因開闢較遲，故名後埔。

(7) 廣福里，因廣福莊而得名，乾隆年間林成祖所闢。

(8) 湍興里，昔日湨仔莊地區，乾隆初林成祖及江姓所闢，因地處低窪，故稱湨仔。

(9) 浮州里，因位於川與川之間而得名，有番仔園及三抱竹一小地名，番仔園爲山胞所墾的旱田，三抱竹則爲乾隆末年泉州人吳治恭所闢，因有大竹三叢而得名。

以上爲乾隆年間，林成祖、廖富椿在板橋的開拓。其次我們再從方志上的記載來觀察早期板橋的開發與聚落的建立，大致來說，山胞的聚落我們稱「社」即番社，而漢人的村落則稱「莊」即漢莊，因此一個地區的稱呼，由社演變爲莊的過程即爲漢人開拓當地的過程，而莊之後有「街」的出現，則爲當地街衢化的指標。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至北投採礦，著裨海遊記，在此書中，並無任何堡里村莊的記載，臺北盆地皆爲平埔番所居；至康熙五十五年（西元一七一七年），陳夢林著諸羅縣志，臺北仍無一村、一街、一橋、一渡，僅坊里條記番社十社，擺接爲其一，此外賦役志中亦記載擺接爲上淡水納稅的六社之一，當時番人納稅係以鹿皮折算，而由通事，社丁徵收，可知當時板橋爲番漢雜居，且漢人尙無農業移民至此開墾。

乾隆五年（西元一七四〇年）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這時北部有了莊的出現，十八莊中擺接居其一

，無疑地此時漢人已入墾板橋，並建立漢莊從事開墾；這一時期板橋的開拓以及臺北盆地內漢莊的普遍建立，實與雍正年間臺北桃園間龜崙嶺山道的開通有莫大的關係；就整個臺北盆地的形勢而言，八里坌因位於淡水河口為移民海路入臺的交通孔道，故開發較早，成為早期臺北盆地開發中心；其次新莊位於淡水河岸，交通方便，可泊大船，在乾嘉年間成為北臺的中心，這二地的開發與交通有密切關係。而板橋與新莊同位於大嵙崁溪兩岸，為何板橋開發却遲於新莊？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地形方面得到答案，淡水河支流大嵙崁溪，流至板橋新莊之間形成一曲流地形，靠新莊地區的河岸岸壁受流水衝擊、侵蝕形成凹岸；而靠板橋地區的河岸，則因水流緩慢，衝力減小，產生沈積，形成凸岸；這兩種河岸，凸岸因沙石堆積、停船不便，而凹岸則隄高水深形成良港，板橋在凸岸的限制下，因此開發較新莊晚。這種交通上的不便，至龜崙嶺山道打通之後，情形才為之改觀，移民從陸路大批湧入臺北盆地，板橋地區在此潮流之中，為漢人所開墾（註六）。

至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繼修臺灣府志，北部盆地的村莊增至五十多所，在這二十四年間各地增加的情形如下表

年 代	區 名	芝蘭堡區	興直海山堡區	擺接堡區	大加臘堡區	共 計
1764	1740	9	5	1	3	
		12	18	15	1	
		13	14	11	14	
		31	59	18		

從表中我們發現二十四年間，臺北盆地從十八莊增至五十九莊，其中擺接堡（今板橋、土城、中和、永和）增加最多，計十四莊，這種高速的成長與林成祖對大安圳及永豐圳的開鑿有密切關係。其次我們再觀察擺接堡內各地的情形：

年代	地名	今板橋	今土城	今中和	今永和	共計
1764	1740	1	0	0	0	1
		2	4	6	4	16
		3	6	3	1	15

資料來源：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四六。

從上表中我們發現擺接堡內發展最迅速之區為枋寮（今中和），至一七六四年已建有六個漢莊，數目超過板橋，可見這時擺接堡內板橋的發展已退居次位，而枋寮地區則躍居堡內中心地帶，故乾隆年間枋寮所建之廣濟宮（祀開漳聖王）、慈雲岩（祀觀音佛祖），成為擺接漳人的信仰中心，板橋漳人亦前往祭祀。

大致而言，最遲至一八二〇年代擺接地區漳人有所謂「十三莊」的建立，一八二九年姚瑩著東槎紀略，臺北道里記云：「五里，渡大溪至艋舺，途中山水曲秀，風景如畫，擺接十三莊在其東南，為北路第一勝境」。

十三莊係指擺接地區漳人所建的十三個村落，名稱如下：後埔莊、社后莊、新埔墘莊、員山仔莊、枋寮街、芎蕉腳莊、南勢角莊、柑林陂莊、火燒莊、員林仔莊、冷水坑莊、大安寮莊、藤藔莊。

下圖為擺接十三莊圖，均分布於板橋、土城、中和三地，而在今板橋的有：新埔墘、社后、後埔三

莊；此時擺接堡內只有枋寮一地有街衢化的情形，故十三莊中獨稱枋寮爲「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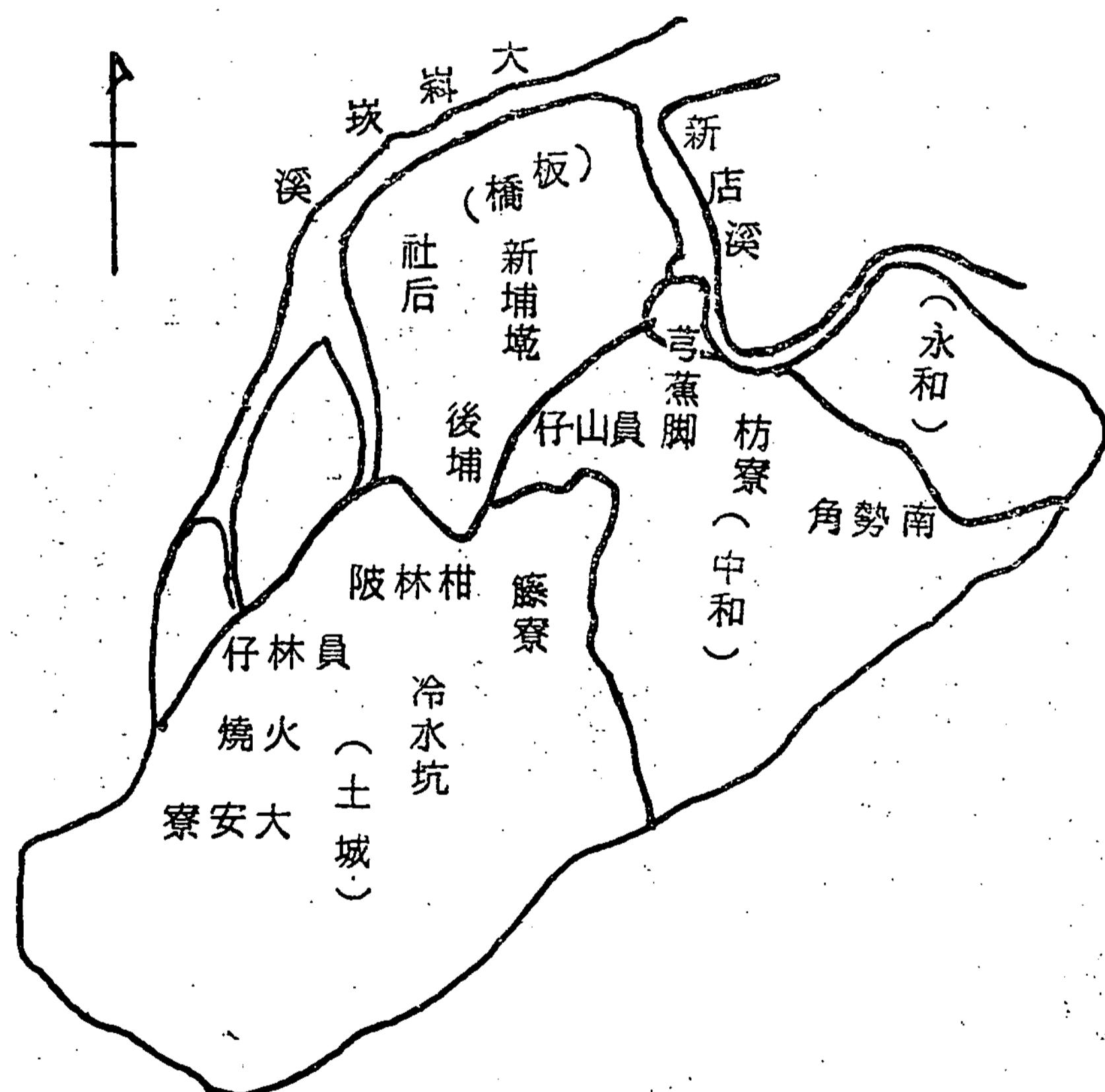
十三莊的漳州人以枋寮廣濟宮，慈雲岩爲中心團結成一個緊密的地緣團體。至此早期的開墾告一段落。一八三〇年代板橋大部分地區都已成墾，屬於漳州人十三莊的勢力範圍，只有少數的溪州及港仔嘴等地爲泉州人所居。

## 二、林本源家族與板橋文治社會的建立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以後，板橋的歷史有一新的轉變，這一年擺接墾首林成祖的後裔林步蟾邀漳州富戶林本源至板橋廣事墾拓，從此板橋的發展與林本源家族有密切關係。成祖爲板橋地方最大業主，板橋大部份土地均爲他所開墾，而其死後才幾十年光景，他們家族的勢力即沒落，不得不邀請林本源家入板橋，爲何會有這種墾戶勢力的消長？我們必須從林成祖家族的沒落與林本源家族的興起雙方面來分析：

(1)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變，彰化、淡水林姓多被株連，成祖亦被誣告與林爽文同黨，爲官府收押，逮赴北京訊問，成祖次子海門恐父親遭遇不幸，於是携巨金入北京活動，後得同鄉太子太傅蔡新之幫助，成祖才得以無罪獲釋，此次事件對林成祖家族勢力有相當的打擊。從這事件中我們發現：林成祖一家世代務農，他屬於農民型的墾首，這類型的特點爲豪邁英勇，重義氣，能與人同甘共苦，同時武功高強，擅於醫術，於開墾初期因時勢所趨，最爲人所敬重，而成一方領袖，在臺灣開拓史上如吳沙等人皆屬此型；隨著地方上開拓之進展，他們勢力愈發强大，這時往往引起官府的猜忌，就此事而言，成祖當時可能與林爽文無關，但官府却藉此事件對他們家族加以裁抑，故我們發現：在一個大家族發展過程，中與官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鼓勵子弟通過科舉取得官位，實屬十分必要，而這一點正爲林本源家庭的長

圖莊三十接擺：三國  
一之分萬十尺例比



處，亦爲林成祖一系之缺憾；他們固守著農民型墾首的特點，終爲商人、士紳型墾首所取代。

(2) 水利問題；成祖一系在擺接的勢力與其水利的興修、維護實有密切關係，故成祖不惜萬苦投資十餘萬巨額，於數年間築成大安、永豐二圳，圳成之後，年收大租數十萬石，至成祖長子海籌時，大安圳崩壞，林氏爲此投入巨資修繕，後成祖之孫時，亦爲開鑿暗坑圳而花了大筆資金，這些修築工程都削弱了林家的經濟力量。然而當時由於知識與技術的限制，水利問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尤其大安圳在軟埤（今大安寮）一帶屢屢崩塌，林家經營益感困難，至成祖曾孫林步蟾之時，已無法獨力維持龐大的水利設施，於是邀林本源氏林國芳共同至擺接經營。

(3) 林本源氏自渡臺後努力經營，先後因米鹽而致富，稍後遷居大嵙崁從事開墾，所擁有土地遠達於宜蘭一帶，每年收入數萬石，成爲臺灣數一數二的富豪；同時北部地方自嘉慶以來時常發生閩粵和漳泉的分類械鬭，臺北盆地內漳州人的勢力弱於泉州人，所佔據僅有今板橋、土城、中和、士林、內湖等地，其餘之地均歸泉州人的勢力範圍，因此板橋、士林等地的漳州人爲壯大本身的力量，亦要求林本源遷至板橋。

基於以上原因，林本源乃遷居板橋，從此林家與板橋的歷史發展發生密切的關係，盆地內漳州人也因林氏的遷居，紛紛聚集板橋。

道光二十六年以後，板橋亦有街衢化的現象，在斜崁仔腳的二、三草店爲瓦屋十餘間所取代，命名爲枋橋新興街，此爲板橋最早的街道。此後在中直街（今府中路）與福德街的轉角處接著又建了數間商店，在中直街的中段也出現幾間住宅，其後板橋的街道以中直、福德、大東三街爲中心向各方發展。道光二十七年，林本源氏在板橋建租館，稱弼益館，爲板橋林宅的濫觴；咸豐三年林本源建三落舊大厝，正式遷居，此年北部發生大規模分類械鬭，新莊漳州人頗爲所苦，移住板橋的人很多；這時板橋因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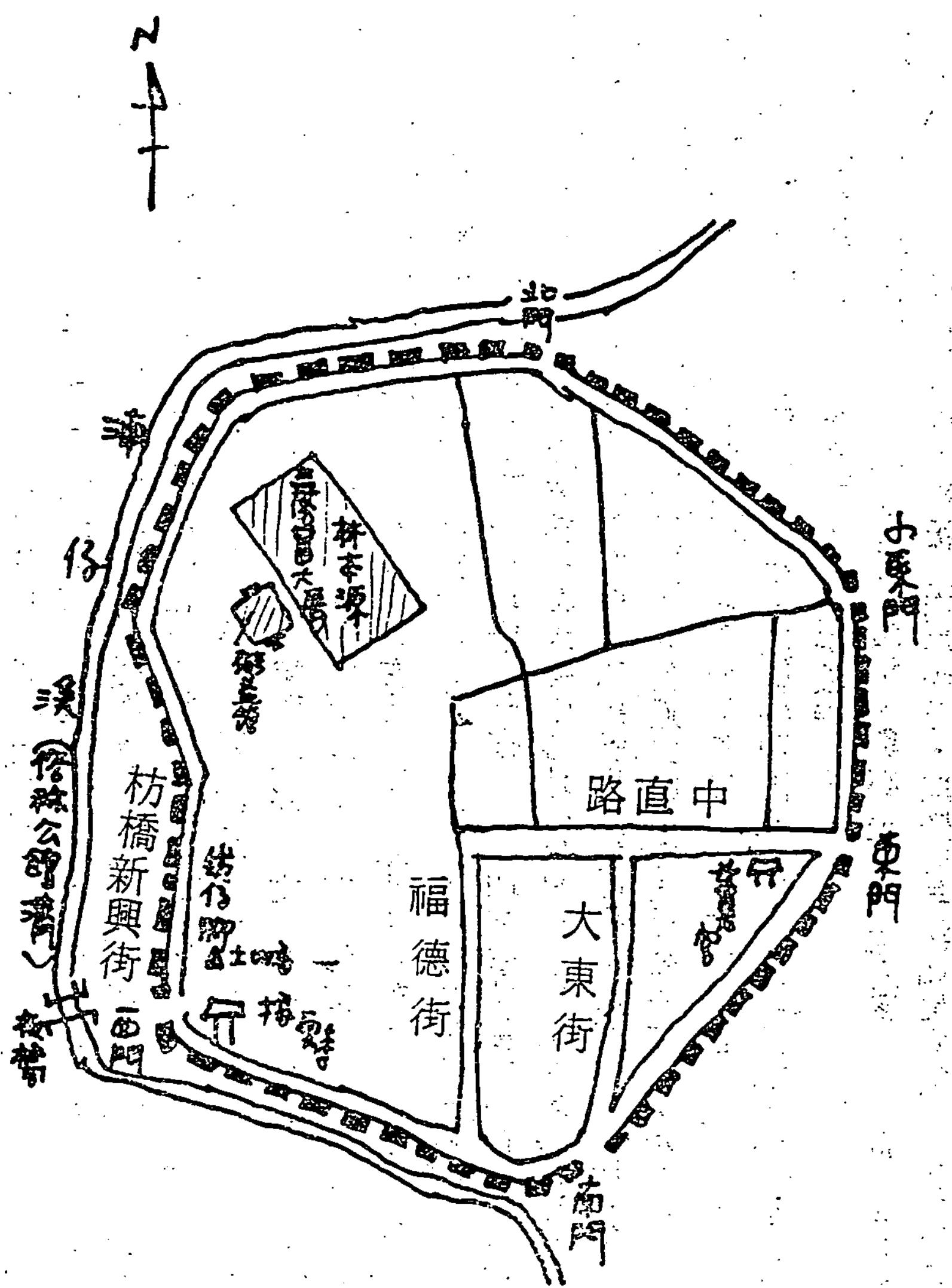
的遷入，街市發展更為迅速，中直街貫穿市街中心，最為繁榮，其兩側商店、住宅櫛比鄰立，當時板橋街重要商號如源森、隆源、合成、培元為雜貨店，源春（林本源氏經營）、廣生等家則為藥店，這些店舖大都在今慈惠宮左邊的街道上（今土地銀行附近）。板橋的商業逐漸繁榮，這些商店由新莊、艋舺批入大批貨物，在銷售過程中建立起一套市場體系，逐漸成為擺接堡數十莊的商業中心，據記載當時甚至連文山堡安坑的四城、五城的居民年中日用品也來枋橋購買。（註七）

咸豐五年臺北各地仍有零星的械鬪，林國芳為攻守方便建築板橋城垣，城牆位置在今日西門、北門、南門、館前街之上，牆高一丈五尺，寬二尺多，城壁上每隔一丈五尺即設一銃口以便射擊，城門有五個，東門在今慈惠宮之東，小東門在今文化路與北門街交口處，在今接雲寺前設西門，南門位於今館前路和南門街交會口附近（中央戲院一帶），北門則在北門街口北門橋一帶。以前每個城門都駐有林家壯勇十餘名，城門在黃昏時關閉，只留下「狗空」供人出入，城內亦有警衛系統，夜裏還有巡更制度，光緒六年臺北府城建立前，板橋為盆地唯一有城牆的都市。（圖四為當時板橋城內街道圖）

咸豐六年建接雲寺，這是板橋正式成為擺接地區中心地帶的指標；早期擺接堡發展最迅速之區是枋寮（今中和），因此十三莊漳人的信仰中心廣濟宮和慈雲岩建於此地，咸豐三年慈雲岩為艋舺龍山寺的泉州人所焚燬，至咸豐六年改建於板橋，接雲寺取代過去的慈雪岩成為十三莊的信仰中心，民國四十二年該廟所立之石碑記載：「我先世華路藍祿，拓墾拜爵地方（即擺接）創設十三莊於是，興建慈雲岩於柯子崙（今中和圓通寺後山），奉祀觀音佛祖，咸豐年間因亂寺廢，佛祖遷於板橋，屢顯靈異，十三莊士紳推舉林本源，唱首建寺於城之西北隅，改稱接雲寺」。

我們發現慈雲岩之重建未建於舊址，而遷於板橋，與林本源家有密切關係，此正說明板橋地區在蔡本源家族的建設下，於咸豐初年已成為擺接之商業中心，咸豐五年城牆建立後，人民生命財產有了保障

圖道街內城橋板間年豐咸：四圖



繪重集圖堡臺灣臺據：源來料資

，市鎮發展更為迅速，咸豐六年接雲寺建於板橋，這時板橋的發展正式超越枋寮成為擺接堡商業、信仰和自衛的中心。

咸豐九年，臺北盆地發生大規模的漳泉分類械鬪，範圍包括了淡水河、大嵙崁溪及新店溪兩岸漳泉雜居和交界區，淡水廳志兵燹條云：「九月七日癸酉，漳同分類械鬪，是日枋寮街火，漳同互鬪，並燒港仔嘴瓦窯、加臘仔等莊，旋而擺接、芝蘭一二堡亦鬪，縱毀房屋」（註八），板橋在林國芳的統率下招募義勇兵數百人，與同安人互鬪，國芳每戰必親臨指揮，戰後必論功行賞，厚卹戰死家屬，故人人為之效力，戰果輝煌，至咸豐十年雙方才和解，械鬪的戰死者板橋居民共祀於大眾廟，以紀念其保鄉衛土之舉；同治十二年林國華之子維源更為追慕此次械鬥英勇之士徐財等人，建廸毅堂以永久奉祀，這二所廟宇是咸豐九年械鬪在板橋留下的史蹟。

械鬪是各籍移民相互競爭的表現，它一方面呈現高度的破壞性，另一方面因械鬪造成的人口流動，促成同籍移民聚居，大家為生存彼此團結，努力建設，亦使市鎮更為繁榮。板橋在咸豐年間市鎮的發展，實與這時盛行的分類械鬪有密切關係。

械鬪以後，盆地內地緣意識高漲，但同時漳泉的領袖亦逐漸領悟到：長此下去將妨礙盆地內整體性的發展，因此他們開始致力消弭漳泉糾紛、興建學校，倡導文風以祛除武鬪，為建立一文治社會而努力。板橋林維源兄弟尤為有心之士，當時漳泉之間不通慶弔，彼此視為世仇，維讓為使二族永久和平相處，決定採和親政策，將其妹嫁與泉州舉人莊正為妻，這是調解漳泉糾紛的第一步。

同治二年，板橋建文昌祠，奉祀文昌帝君，文昌帝君自古掌理文事，人們建祠祀奉正反映出其心理，希望藉著神明的力量推動當地文風，同年莊正與維讓兄弟共設「大觀書社」，書社不僅授課講解，同時每月亦會合漳泉之士品評詩文，一切費用均由林家負擔，從此二族之士往來無猜，這是林氏兄弟調解

## 漳泉，消弭械鬪的第二步。

同治十二年，板橋建大觀義學，板橋歷史發展又邁入一新的階段，從此正式從武質的移墾社會進入文質的文治社會，我們可從下面二特點看出：

(4) 械鬪的泯除與地緣意識的消退：在林氏兄弟採和親政策以及建立大觀書社之後，漳泉二族渾然融和，往來無猜，械鬪因亦雙方和諧相處而消失無形，強固的地緣意識更因械鬪的消失而逐漸消退，不再有嚴密的漳泉劃分，大家都是臺灣人，都是中國人，這種觀念對板橋地區的社會轉型有莫大的助力，械鬪的泯除與地緣意識消退，加強了人羣的融和，促成商業和市鎮的發展，使板橋邁進了文治社會。

(2) 教育機構的成立與科舉人才的興起：大觀書社與大觀義學的先後成立，使板橋地區文風丕然興起，從此傳統文化的精髓透過教育機構有系統的講授而深植人心，同時林家不惜重金禮聘閩省文人畫家如謝琯樵和呂西邨等人至板橋講學，板橋漸成北臺的一個重要文化中心。我們可以從歷年板橋科舉人數的統計表中看出這種趨勢：

年代	道			光			咸			豐			同			治			光			緒			共計		
	舉人	貢生	生員	廩生	小計	舉人	貢生	生員	廩生	小計	舉人	貢生	生員	廩生	小計	舉人	貢生	生員	廩生	小計	舉人	貢生	生員	廩生	小計		
人數	0	0	0	0	0	2	0	1	3	0	0	0	0	0	0	0	0	0	0	2	19	21	24	21	24		

資料來源：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一五八。

從道光至光緒年間，板橋地區考取科舉功名者共二十四人，其中舉人二，貢生一，生員廩生十九，從表中我們發現道光年間板橋尚無科舉人才，至咸豐年間出現二個舉人，一個生員，而此二舉人即林家

的林國芳和林維讓，他們的中舉對板橋影響遠大，不但以身作則開風氣之先，返鄉之後更致力於文教建設，帶動了板橋的文風，同治年間板橋開始培養科舉人才，有大觀書社及大觀義學的設立，經過同治年間的努力，教育的成果表現於光緒朝之科舉人數，計有貢生二人，生員高達十九人，就整個盆地而言，一八三一一八九四年間，北臺的科舉人數共一五三人，而板橋佔三十四人僅次於艋舺的三十五人，超過大稻埕與大龍峒二地（註九），從這個比較我們可以了解板橋在整個臺北盆地內所佔的地位。

械鬪的消失與地緣意識衰退是建立文治社會的消極條件，而教育機構的建立與科舉人才的興起則為文治社會的積極表現，無疑的在同治十二年以後板橋地區邁向了文治社會的發展。

其次我們再敍述這時臺北盆地市鎮發展中心的演變及其對板橋的影響，乾嘉年間盆地內最重要的市鎮為新莊，它的興起乃基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鄰大嵙崁溪、提高水深，可泊大船，但嘉道以後因大嵙崁溪上游年年洪水，沙石順流而下，淤積新莊河岸，大船無法停泊，因此只好另覓港口，這時艋舺因時勢與地宜而逐漸取代新莊的地位，新莊、艋舺鄰近板橋，又先後成為盆地內最大的港口與市鎮，故對板橋有重大影響，在新莊繁盛期，板橋的貨物皆由新莊購入，由於一水之隔，交通便利，新莊的繁榮帶動板橋的發展；至艋舺繁盛期，板橋之貨物轉由艋舺購入，與板橋又發生密切關係，光緒年間林維讓建板橋艋舺間之路以利交通，這條路的修建不但使板橋未因新莊的沒落而受影響，更使板橋因與艋舺的密切交通而更趨繁榮。

截至光緒二十一年割臺以前，板橋的市鎮發展已頗具規模，這些成果正為日據時期與光復後繼續發展的基礎，在此一時期中，林本源家族對板橋的歷史發展實有莫大貢獻，林國芳建設板橋的街道、城牆，林維讓兄弟化解漳泉糾紛建立文治社會，這時的板橋不僅商業繁榮、交通便利，成為盆地南部的一個商業中心，同時弦歌雅頌，文風大熾，成為北臺文化中心，這些都是林本源家族的成就，他們偉大的貢

獻將獲得人們永遠的崇敬。

### 三、寺廟與祭祀圈

寺廟在傳統中國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為人民信仰的中心，同時亦為行政、經濟、社交、教化、娛樂的中心，時至今日寺廟仍具有多重而複雜的功能，故對寺廟歷史與信仰圈的普遍考察將使我們更深入了解這個社會的內部結構。

臺灣寺廟的建立大致可分為三時期：第一期為移民初至草莽未闢之時，人民面臨番害、瘴癘的威脅，因而祈求神明的保祐。這時移民從故鄉攜帶之鄉土保護神成為人們精神的寄託，村莊建立後，隨之建廟奉祀，板橋因這種功能而建的廟宇有雍正四年所建之慈惠宮；第二期為聚落建立後，隨著土地的開墾，土地廟普遍建立，板橋埔墘、湧仔、崁仔腳、大井頭等地的土地廟均為此期所建。第三期：由於社會的進展，土地的開發，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社會組織完備，逐漸有特殊功能廟宇的成立，板橋在咸同年間所建之大眾廟，文昌祠、廸毅堂均屬此性質。

其次我們分別敍述板橋在割臺以前各廟的歷史沿革與祭祀範圍：（註十）

(一)慈惠宮；位於府中路八十一號，供奉天上聖母，開基於雍正四年，為板橋最早廟宇，早期板橋漳州移民以其為保護神，漳泉械鬪之時，此廟為漳州人作戰之據點，從祀千里眼、順風耳，配祀三奶夫人、太子爺、五谷先帝，例祭三月二十三日及七月十日。本廟之祭祀範圍包括板橋全境除今日崑崙、溪州二里及浮州里三抱竹的泉州人和咸豐械鬪前港仔嘴的泉州人以外，皆為本廟信徒，一九三三年的調查本廟信徒有一萬三千多人，佔全板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二)接雲寺，位於西門街十號，奉祀觀音佛祖，此廟之前身為枋寮慈雲岩，咸豐年間為泉州人所燒毀

，六年重建於板橋，今日接雲寺的香案上，仍擺設慈雲岩的香爐，從祀有善才、蓮女、漳沱、護法、配祀定老古佛、註生娘娘、十八羅漢、山神、關聖帝君、漳聖王、延平郡王、統境公（管理土地公之神）等，例祭為舊曆七月十八、十九日，每年中元普渡都舉行盛大的盂蘭盆祭，在四十餘年前，普渡之後並舉行「搶孤」，板橋之盛況為全臺之冠，照片三為民國二十五年搶孤時之情景（註十一）。此廟之祭祀範圍為上述之擺接十三莊、包括今板橋、中和、土城三地，為板橋地區祭祀範圍最大之廟宇，中元普渡之時，甚至安坑地區的漳人亦備犧牲前來，一九三三年時此廟修徒有四萬多人，比板橋全境的居民還多一倍餘。（照片四）

(三)大觀書社：位於板橋文昌街一號，奉祀文昌帝君，同治二年林維讓和泉州舉人莊正為振興臺灣文化，融合漳泉人士而設，同治十二年復建大觀義學，日據時期在此建板橋公學校，為今日板橋國小前身。書社每年例祭有二，二月初三祭文昌，九月二十八祭孔子。

(四)接源堂：位於新埔里，同治十一年創設，其後屢次重修，主神觀音，從祀漳沱、善才、配祀彌勒、林順生，例祭為農曆一月二十九日及十月五日，祭祀者皆為附近居民，一九三三年信徒只有八十人。

(五)大眾廟：位於西門街接雲寺側，咸豐十年建，奉祀漳泉械鬪的戰死者，同治九年曾遷至北門橋，光緒五年後移回現址，主祀大眾爺，從祀范謝二將軍，例祭為七月卅日，一九三三年信徒有一千人。

(六)廸毅堂：位於館前路十二號，同治十二年林維源為追慕咸豐時漳泉械鬪勇士徐財等人而建，現堂前仍存同治十二年擺接莊公立「捍衛鄉閭」匾，主祀為徐元帥（徐財）及十二勇士，合祀關聖帝君，例祭為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年時信徒有八十人。

(七)土地廟：今日板橋仍存的土地廟約有十餘座，其中年代確定的有五座，大部分建於乾嘉年代，其它的廟宇建築年代皆已失傳。

### 清時板橋的開發與寺廟

① 埔墘福德宮：建於乾隆十七年，為板橋規模最大的土地廟，位於中山路二百五十巷，祭祀範圍包括今日之埔墘、福壽、雙玉、玉光等里和新埔里東半部。（照片六）

② 溪仔福興宮：位在雅西路一百廿六號旁，廟前為通往新莊、臺北之古渡口，現存有乾隆四十五年的重修碑，祭祀範圍包括今日新興、浦興、華興三里。

③ 岩仔腳土地廟：位於接雲寺旁，建於嘉慶元年，城內居民為此廟信徒，祭祀範圍包括今日挹秀、黃石、赤松、流芳、留後五里。

④ 大井頭土地廟：位於重慶路重慶國中對面，今日廟前立有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的重修碑，祭祀範圍為今日廣福里的一部份（從前大井頭地區）。

⑤ 港仔嘴土地廟：光緒十五年平埔番武勝灣社頭目潘漳興所建，土地公像旁祀一塊大石頭，武勝灣社番人以此石為他們的祖先，將祖先崇拜與土地公崇拜加以結合，祭祀範圍為港仔嘴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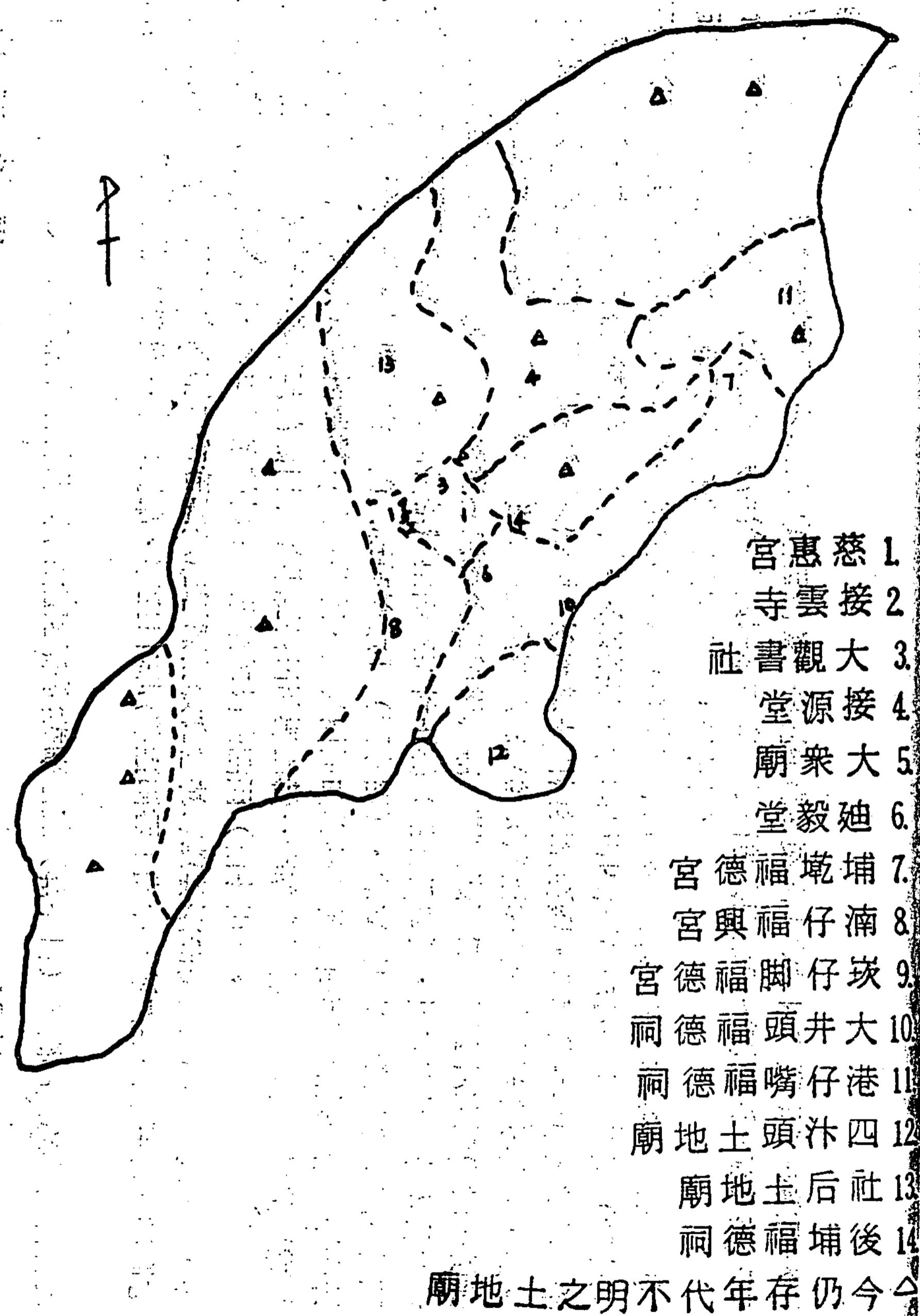
此外年代失傳之土地廟如社后、四汴頭、深丘、新埔、後埔、沙崙、三抱竹等地之土地廟雖屢經改建，但年代都十分悠久。

下圖為割臺以前板橋的寺廟分佈圖：

其次我們再探討割臺前板橋祭祀圈的演變，在這段時間中板橋先後出現四個祭祀圈，現在分述如下

（一）以慈惠宮為中心之漳州人祭祀圈；其下各土地廟分佈於四週，在咸豐六年前，此一祭祀圈又包含於以枋寮廣濟宮與慈雲岩為中心的擺接堡漳人祭祀圈之內，咸豐六年後接雲寺建立於板橋，成為十三莊的信仰中心，慈惠宮復納於接雲寺的祭祀圈下，時至今日三月廿二日媽祖生日與七月半中元普渡仍為板橋最盛大的祭典，前者祭典由板橋各地居民分區輪流舉辦，為小地方的聯合；而接雲寺中元祭則為數個

圖佈分廟寺橋板時清：五國



大地方之聯合，這種情形與岡田謙對士林漳人祭祀圈的研究結果相同（註十二），這是板橋勢力最大的祭祀圈。

(二)樹林濟安宮保生大帝祭祀圈：今日崑崙、沙州二里及浮州里的一部分，為泉州人所開發，這些地方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板橋，但居民日常的買賣活動與宗教信仰均與樹林發生密切關係，在割讓前，此地只有幾座土地廟零星的建立，今日這些地方仍屬濟安宮之祭祀圈（註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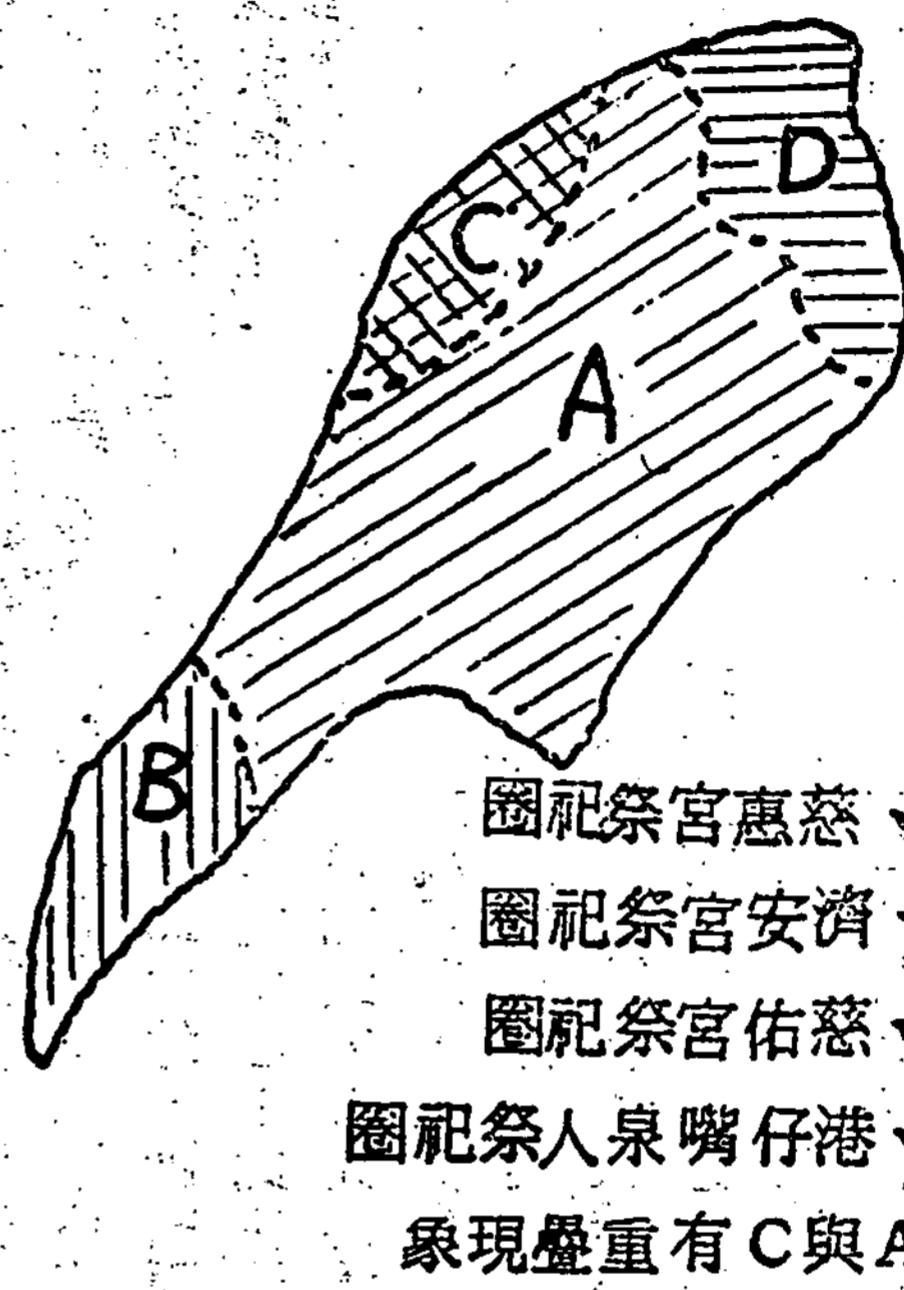
(三)新莊慈佑宮的祭祀圈：據該廟乾隆二十九年所立之石碑記載：擺接墾首林成祖曾捐獻香油錢贊助此廟，此外一八七〇年修之淡水廳志記載：「擺接渡，廳北五百里擺接堡有上下渡，往來新莊，上通大姑崁、三坑仔、下達淡水港，其渡稅給新莊天后宮香資」（註十四），從以上二項資料我們發現：在同治以前，板橋因與新莊關係密切，部份地主在新莊板橋皆有土地（如林成祖），而板橋商人亦因購貨的關係時常出現於新莊街頭，這些人很自然的都成為慈佑宮的信徒，擺接渡因與新莊的交通而興起，亦蒙慈佑宮的保佑，所以其渡稅給天后宮香資。這個祭祀圈至同治以後因新莊地位被艋舺取代而逐漸衰微。

(四)港仔嘴泉人祭祀圈：港仔嘴地區為泉人所居，不屬於十三莊的祭祀圈，咸豐年間的分類械鬪，港仔嘴為漳州人所燒，泉人在此地之據點損失慘重，大致來說，此地之三邑人屬龍山寺的祭祀圈（註十五），而同安人則與艋舺之霞海城隍、慈聖宮有密切關係（咸豐三年二廟遷至大稻埕，信仰中心亦轉移），今日港仔嘴仍屬大龍峒保安宮同安人之中元節祭祀圈。（註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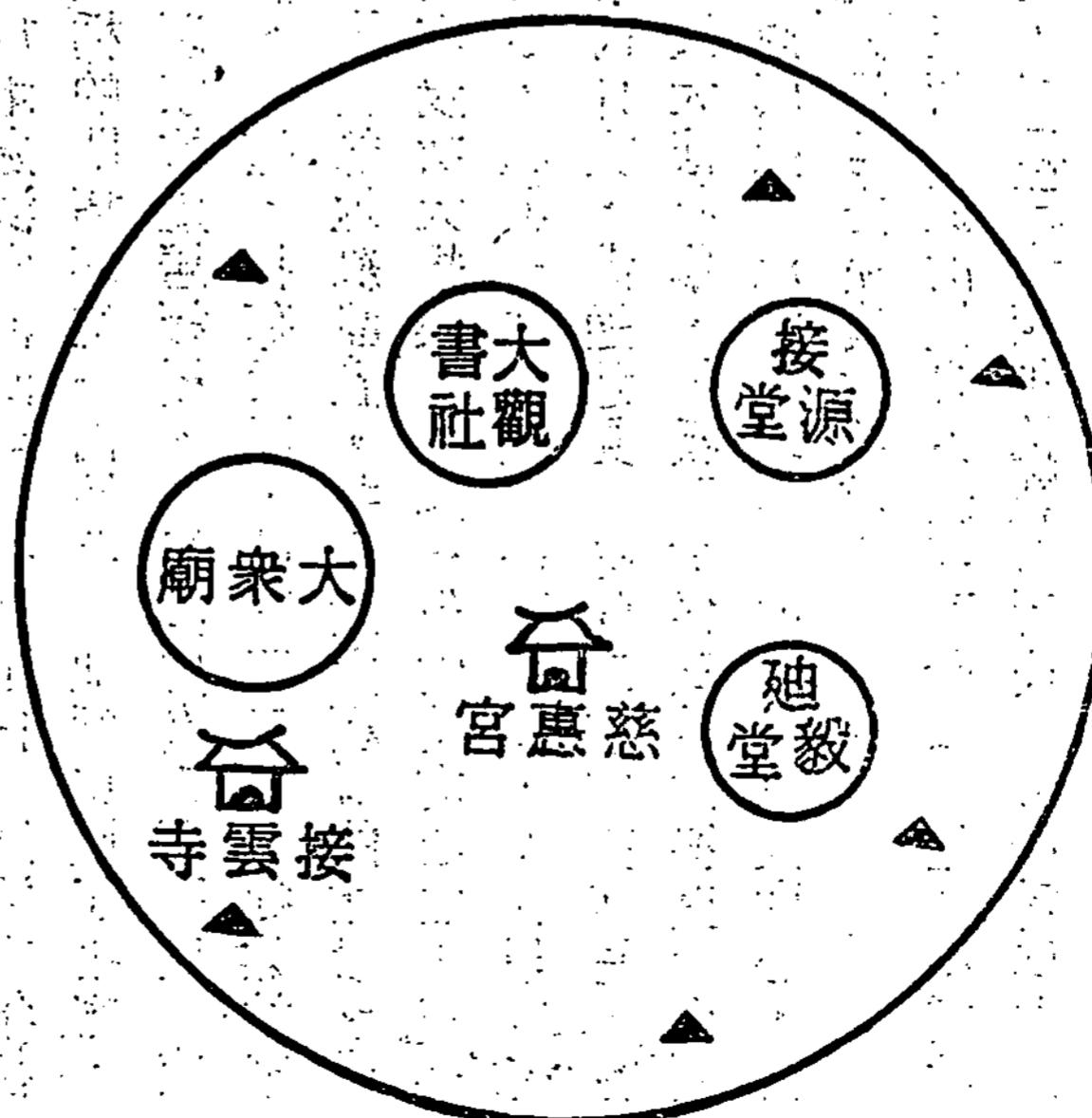
以上我們大致探討板橋寺廟與祭圈，從此我們可了解板橋各地之地緣團體與人民組成，同時據岡田謙的研究，祭祀圈與市場和婚姻圈，大致有重疊的現象，由此我們可更進一步的了解割讓前板橋歷史發展的內部結構。

下圖爲臺灣割讓前板橋之祭祀圈圖：

圖六、1板橋四祭祀圈



圖六、2板橋慈惠宮祭祀圈  
(▲爲土地廟)



清時板橋的開發與寺廟

四、結論

板橋本爲榛狉未啓之地，早期爲平埔番擺接社所居，由於地處淡水河凸岸，交通不便，康熙末年後才漸有漢人移居，乾隆時林成祖和廖富椿開墾擺接之野，板橋的開拓事業全面展開，他們克服了番害，興修水利，化荒蕪之地爲良田美地，移民漸多，道光後林本源家族遷居板橋，板橋歷史進入新階段，咸豐年間械鬪屢生，板橋在林本源氏林國芳的領導下建築城牆、街道，招募兵勇，戰勝了泉州人，從此林家成爲臺北地方漳人之領袖，漳人紛紛移民此地，團結而爲一緊密的地緣團體，共同致力板橋的建設，咸豐六年接雲寺建立後，板橋躍居擺接堡之中心；此後雖陸續有幾次大規模的械鬪，但當時有心之士已逐漸領悟械鬪之害，林本源氏維源讓兄弟尤致力於調解漳泉紛爭，積極興建文教，祛除武鬪，不但以其妹嫁與泉州舉人莊正，同治二年並創大觀書社，集漳泉人士吟詩作文，溝通意見，從此二族往來無忌，分類械鬪不再出現，強固的地緣意識也隨之消退，同治十二年設大觀義學，板橋正式從武質的移墾社會邁向文質的文治社會；光緒二十一年臺灣割讓前，板橋不但經濟繁榮，成爲盆地南部的一個商業中心，同時弦歌雅頌，文風大熾，成爲北臺的文化中心，這些都是先人們努力所獲致的成果。

馬關條約臺灣割讓以後，全國輿論譁然，臺灣同胞基於炎黃子孫的優良傳統義不帝倭，這時板橋的居民也爲保衛鄉土而灑下熱血，五十年間抗日事件無日不有，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此後板橋的發展一日千里，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的實施，使佃農生活得以改善，貧富差距也大爲減低，教育普及提高了人民知識水準，地方自治的實施使板橋邁入民主時代，民國六十一年板橋鎮由於都市化的發展與人口成長，升格爲縣轄市，今日不但是臺北縣的政治經濟中心，更爲盆地內發展最快的現代化都市。

飲水思源，緬懷先人創業的艱辛，我們更覺自己責任的重大，歷史的發展必須每一代人們都付出他們的努力，在此基礎下，中華文化才得以延續擴大，願我輩皆能發揮此愛鄉之情，並進一步的擴大為對

民族、國家的熱愛。相信這種血濃於水的感情，正是我們團結一致，勝利成功的保證。

### 註釋：

註一：淀川喜代治，板橋街誌，頁一七。

註二：臺北縣志卷九人物志，廖富椿條，及板橋街誌頁一七皆有記載。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四：見安倍明義，臺灣地名之研究；崁仔腳在今接雲寺旁因昔日地有一崁，上下差距高達二、三丈而得名。

註五：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頁一一七。

註六：除交通的因素外，官莊制度的實施，禁墾之令的漸疏和北部理蕃之開展亦助長此移民潮，見盛

清沂，乙未以上臺北史事叢考，載臺北縣文獻叢輯，第一輯，頁五七。

註七：同註一，頁三八。

註八：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叢書第一輯第九冊，頁三六三—三六四。

註九：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一五八。

註十：此部分參考板橋街誌頁一三二—一三八，及筆者親自採訪。

註十一：孤臺約有二根電線桿高，柱子上抹有油，臺上放滿普渡後的祭品和犧牲，作為比賽的獎品，臺

上插有數隻彩旗，奪到彩旗的另有獎品，搶孤之時，先分成若干組，以鑼聲為號，大家同心協

作，爭取孤臺。

力爬上孤臺爭取獎品，此俗有獎勵武術的意思，日據時期，日人怕因此滋生事端才將之禁止。  
註十二：岡田謙，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九卷四期，頁二二五，士林漳人媽祖祭祀以大地方爲單位，中元祭爲數個大地方之聯合。

註十三：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二三卷三期，頁二一。  
註十四：同註八，頁六七。

註十五：方豪，臺北寺廟與地方之發展，現代學苑二卷二期，頁八。  
註十六：同註八，頁六七。